



流年碎影

那瓶墨汁,藏着的不只是童年的小小心思,还有那个年代里,对“认真”二字最朴素的坚持——一笔一画写好字,就像一步一步走路,踏实又笃定。

墙缝里的墨香

□刘潇春

20世纪70年代,我读小学中高年级,最难忘的便是用毛笔誊写作文的日子。那时的作文本,格子小得像指甲盖,老师要求我们把字写得工工整整,一笔一画都得塞进小小的方格,半点不能出格。

教室里,地面是凹凸不平的青砖,踩上去总带着“咚咚”的闷响;墙壁是空心砖墙,外层的灰砂早就剥落了,砖与砖之间的缝隙像一道道浅浅的纹路,在昏暗的光线下格外清晰。每次轮到交作文,我都要提前在家把大壶中的墨汁小心翼翼地倒进小玻璃瓶,再端着瓶子走进教室。

铺开作文本,握着笔杆有些发颤的毛笔,先对着格子比量半天。写的时候,手腕得悬着,力道轻了,墨色淡得像蒙了层雾;力道重了,墨汁又会顺着笔尖晕开,把小小的格子染成一团黑。写不了几个字,手就酸得厉害,胳膊也僵着,可还得挺直腰板,盯着本子不敢走神——老师总说,字如其人,半点马虎不得。有时候写得顺手,看着一行行小楷在格子里排得整整齐齐,心里像揣了块糖;要是不小心写坏一个字,只能皱着眉用毛笔尖蘸点清水,轻轻蹭掉墨迹,等纸干了再补写,可补过的地方总带着点褶皱,看着格外显眼。

每次誊完作文,最难办的是剩下的墨汁。带回家吧,路上颠簸,墨汁容易洒出来,弄脏衣服不说,还得挨大人说;倒掉又可惜,那时候的墨,是攒着钱买的,舍不得浪费。于是,我发现了教室墙壁的“秘密”——那些松动的青砖,只要轻轻一抠就能挪开,砖后面是空的,正好能塞进装墨汁的小玻璃瓶。每次都要趁着放学时同学喧闹的工夫,假装整理书包,眼睛瞟着周围,手飞快地抠出砖头,把瓶子塞进去,再把砖按回原位,拍一拍,让它看起来和其他砖没两样。做完这一切,心里总有点小小的紧张,又有点窃喜,仿佛守住了一个只有自己知道的宝藏。

或许是小学时用毛笔誊写作文的经历,在一笔一画中,我渐渐爱上了书法。此后多年,我醉心于笔墨之间,从唐楷入手,每日临池不辍,成年后,又上溯二王,沉迷于诸多名家法帖。在不断临摹与钻研中,我的书法技艺逐步提升,最终成了江苏省书法家协会会员。可每次闻到墨香,总会想起那个青砖教室,想起墙缝里藏着的墨汁瓶。那瓶墨汁,藏着的不只是童年的小小心思,还有那个年代里,对“认真”二字最朴素的坚持——一笔一画写好字,就像一步一步走路,踏实又笃定。那些藏在墙缝里的时光,带着淡淡的墨香,成了记忆里最温暖的印记。

古色古香

菜蔬有幸,花果有福,林木有缘,生在董家长在董园,水灵殷盛、生机勃勃。地方书家题称老屋为“耕读园”,是有道理的。

老屋课堂

□张大勇

他外出游历、书本里采风,见过的老屋不少。眼睛一亮并心弦一动,是我遇见了串场河畔的一座老屋,地方墨家题名曰:耕读园。

这座老屋位于“董嘎(家)墩”上,一幢两层小楼,是董植林老师的父母生前所建。近年,董老师兄弟稍作修缮。

进得楼内,扑面的是一股醇浓的“旧时光”,醒目的是一张张缱绻的“家记忆”。一楼客厅正对大门的是“记勉堂”匾额,一副对联阐述了“耕读”“劳息”的蕴藉;西墙上的“先父嘱语”和“五代谱系图表”无声地叙说家史源流;东墙上的“奖状”矩阵,气派更有观颜,此下有四个图幅,按照董家第三代镶嵌于名的“荣”“攀”“梁”“航”,一字排列,图幅中还配有与名相对应的斯人照片及勉励之词;东厢房北边是“董嘎童话”,集聚的是农耕时代的生产和生活用具,譬如:笆斗、箩筛、大小棕子、面缸、澡桶等;西屋是董父董母保存下来的家用老物、珍品,有着80多年遐龄的梳妆桌、镜箱子,最令我入目入神的是一只大衣柜,一件“四季衣”(又名“姐弟衣”)。二楼客厅多是地方文化名宿的书画作品,东厢房中有一排书橱,这在普通农家并不多见。书橱中既有文学类图书,也有农技种植类、医疗类、历史类书籍,还有学生作文选等,涉及门类丰富。东厢北半边收集的是四代人的不同时代的玩具,也是我们勾留之处。

登上二楼阳台,但见字前是次第铺展的“三园”画卷:菜园的青碧井然、果园的枝叶扶疏、林园的枝繁叶茂。菜蔬有幸,花果有福,林木有缘,生在董家长在董园,水灵殷盛、生机勃勃。地方书家题称老屋为“耕读园”,是有道理的。

我认定老屋是一座特别的学校,课堂在日常,课堂在内外,课堂在心头。这所学校曾经有两位恪尽职守的教员,即董父董母,董父还身兼校长。言行即师表,家长即师长。长幼随学,这老屋就是董家四代人的共同学校。

我在董家数十幅家庭合影中,看到了董父的模样,个高,清瘦,像老派知识分子。出身贫寒农家,老人家少年不曾庭训,但仍读了三年私塾,也算是乡间的“识文断字”之人。

家庭是社会的细胞。董父懂得如何做家长,带着儿女识花木菜蔬,告诉篱笆上的牵牛花又叫“勤娘子”;他抄录下自撰的“格言”,教诲儿女子孙握瑾怀瑜,并订成一本本“作品集”。这些“格言”写在废纸背面。他将孙子辈的奖状张贴在墙上,将孙女董苏荣的证书装订成册,并在书角挂上一个小小的中国结;不同年代拍下的一一张张全家福被悉心珍藏,都是他一幕幕的精彩精心、意味深长的“课堂剧”。他的“作品集”“奖状墙”“中国结”,就是一种精美的“家书”。“董家个个好儿郎”,董老师的兄弟姐妹,分别成为教育、医疗和文化界的优秀人才。

夫唱妻随。董母年长董父两岁,照片上的她,眉目清秀,有一种“弱德”气质之美。菜园如裁、果园如绣,均出自她灵动双手。还有“四季衣”,夏变单、冬变厚、春秋常洁净,短接长、窄拓宽,她正是清寒生活所逼出来的“无米作炊”的巧妇,老人家借此,向儿女传授了“过日子”的真经。

董家的“师德师风”并没有私偏于家庭,还惠及邻里的孩子们,其中一位叫陈必旭的农家子弟和郑建武,他俩代表一批跃出“农门”的受惠者,曾撰文感激当年董父对他们的劝学之恩、玉衡之引。董家的课堂开到家门之外,师风“绿化”了三庄四里。董父是乡间的“大先生”。

回返时,董家老屋西侧三棵梧桐树丛中,鸟鸣琤琮而响,像一阵悠扬、亲切的钟声。

心香一瓣

秋风起,云飞扬,枫叶落,秋日长,不妨打开一本好书,沉浸在文字的世界里,伴着书香气息扑面而来,在书中领略一段属于自己独有的奇妙旅程。

书香四溢秋日长

□嵇粉兰

读书,有一种成长的力量,浸润生命,拔节有声。

据母亲说,我周岁那天,她在桌上放一个精致的小包裹和几样好吃的,让我“自主”挑选。不知怎么回事,我偏偏不爱鸡蛋、饼干什么的,舍近求远,抓来那个“精致的小包裹”,便迫不及待地打开一看,原来是一套儿童读本,粉红色的封面,还有漂亮的插图,妈妈在书上写“精神食粮”几个字,使这礼物倍添珍贵。就这样,妈妈喜笑颜开,冲我竖起大拇指,“读书的料!”她把我领入了书籍的海洋。

那时,家里经济并不宽裕,可爸妈会想尽办法给我买书,识字渐多,我开始读哥哥姐姐收藏的一些古典名著,如《西游记》《三国演义》等,我读得一知半解。每到晚饭后,我会和爸爸一起探讨书中人物,谈得最多的就是《三国演义》和《水浒传》。我年龄大小,听得迷迷糊糊的,却也如痴如醉。

我很喜欢买书,看到喜欢的书就会忍不住想买回来,至少是觉得应该买回来,仿佛就像读过了似的,有一种拥有的安全感。在自己工作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,有了工资,实现了买书自由,我可以把任何我想看的书都买回来,到后来同事知道我有许多书,便都跑来借书,导致整个工作区域流转的几乎都是我买的书。曾有同事问我,为什么喜欢买纸质书?现在读书软件和电子书如此多,在手机上读书不是更方便吗,我却不以为意,因为太喜欢新书的味道,喜欢触摸书上的每一行字,每一段话,每一页。我可以在书本上随意写下自己的想法,对书的理解,建立自己独有的财富,而不是一键删除就能抹去的东西。

张爱玲说,书是最好的朋友。因为不善交流,不太爱表达的腼腆性格,读书就成了陪伴我最好的选择。后来,我不再拘泥于看一直喜欢的小说,我想去看看那些我没有读过的书。

读了杨绛的《我们仨》,了解先生一家63年的点点滴滴。从一场梦开始,到“我们仨”最终还是走散了,温馨的三口之家,平淡的生活,这就是普通人的生活写照,用一种娓娓道来的方式,传达着三口之家几十年的爱。一生很短,短得一本书可以记载,一生又很长,长到我们都不曾遗忘。

读《瓦尔登湖》使我内心纯净,看到书中别样的风景,更看到回归本心为自己而活的自由。读余华《活着》命运夹杂着苦难的福贵,让人反思生命的意义所在。即使生活如此蹉跎,身边的人一一离去,也要保持微笑。

再后来我读美国作家雷蒙德·钱德勒《漫长的告别》感受到在人生这部舞台剧中,人们在一次又一次的告别中渐渐走散,甚至来不及说一声再见,此生便不复相见。这不正是这场告别的意义所在吗?就像马洛说出了这样的话:“别了,朋友。我不会说再见。我已经和你说过再见了,那时候说再见还有意义。那时候说的再见悲伤、孤独而决绝。”人生本就是一场漫长的告别,与家人告别,与朋友告别,甚至与自己告别。但无论如何告别,都会带着内心的温暖,继续行走于这漫长的日子里。

秋风起,云飞扬,枫叶落,秋日长,不妨打开一本好书,沉浸在文字的世界里,伴着书香气息扑面而来,在书中领略一段属于自己独有的奇妙旅程。